

绝代名姬陈圆圆

红颜怨



穆陶

绝代名姬陈圆圆

红颜怨

穆陶

山东文艺出版社



Qaz 22/05

红 颜 怨

——绝代名姬陈圆圆

穆 陶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787×1092毫米32开本 19.375印张 2插页 415千字

1988年6月第1版

1988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0

ISBN 7—5329—0158—0 / I · 135

定价 3.98 元

内 容 提 一

作品以三百多年前清兵入关、明王朝覆灭为背景，以艳名远播的“江南名姬”陈圆圆的悲剧命运为主线，形象地描绘了明清鼎革之际动荡变化、波谲云诡的社会生活风貌，刻划了上至帝王将相，下及医丐妓卜等一系列不同社会地位的人物形象。

主人公陈圆圆因生活所迫，年仅十三岁就沦于“人间天堂”的苏州妓院。她容貌出众，天资聪慧，精琴曲擅诗词，成为“江南八艳”之佼佼者。圆圆十八岁与江北才子冒襄定情，从此拒不接客。后来，冒襄见异思迁，拜倒于另一名妓董小宛足下。更加不幸的是，极度悲痛的陈圆圆又被国丈田弘遇仗势掠去，她机智地周转于田氏夫妇之间，避免践踏。恰在此时，田贵妃病逝，田弘遇为免失宠，忙把圆圆献给皇帝。她自持报复心理，欣然进宫，借以改变命运。可是，薄命的圆圆仅与皇上见了一面，就被当作不祥之物驱出宫闱，回到田家降为婢女。不久，田弘遇闻知边将吴三桂深得朝廷重用，经官场要人牵线，又将圆圆送给吴三桂为妾。闯王大军攻占京都之后，传来三桂降清的消息，圆圆恨不欲生。在清兵入京的风雨之夜，散发垢面的圆圆手持鸳鸯剑，走进了观音庵……

其间穿插的一幕幕悲慨凄楚、缠绵悱恻的故事，如使女绿蝶凭一把鸳鸯宝剑，几度化险为夷，忘我救人；名妓杨宛追求诚笃伴侣，甘愿殉情自焚；女伶红玉为报情侣之仇，误杀胞兄，血溅合欢帐……读来惊心动魄，感人肺腑。

陈白尘给作者的一封信(代序)

穆陶同志：

来信及大作手稿均拜读。要我写序，颇觉惶然！我在青年时代虽也写过小说，但对章回体小说未敢问津；我曾搞过几篇历史剧，却没写过历史小说。因此对于历史章回小说，可说是门外汉。

但我还是将大作拜读了。而且读后也略有所感，随便说一说。

历史题材的作品，不论小说或戏剧，其最首要的问题，在于它是否写出历史的真实来。没有历史的真实，便说不上艺术的真实。如果一部作品写的是历史上的故事，但不时透出现代人的思想、感情，甚至于是现代人的语言，便失去了历史感，也就失去了艺术上的真实。这是写历史题材的大忌！

但现代人写作历史题材作品，是为现代人读的。尤其是用章回体写历史小说，让现代人读起来饶有兴味，也就不能事无巨细，都拘泥于历史。写春秋战国时代的故事，如果拘泥历史，那当时人的讲话，现代人就无法听懂。我们要在每句话、甚至每个字上做注脚，岂非笑谈？因此，所谓历史的真实，指的是作品应有个历史的精神与风貌。

在这一点上，《红颜怨》是成功的。你没有用现代语

言，也没有用僵死的文言，整个故事又富有历史感，证明你在语言文字上是下了一番苦功的。应当向你表示钦敬！

历史小说而又用章回体，这又是一个难题。比如说，古典章回小说写人物多用白描手法，这对目前青年读者来说，不太习惯了。在这一问题上，你没有拘泥于章回体的旧形式，而有所创新。这种创新，并非简单地从新文学里借用什么新手法，而是在白描的基础上有新的创造。要举例子，便是你在第十二章里描绘皇亲田弘遇送陈圆圆给吴三桂的过程。当龚鼎孳来拜见他，劝其以圆圆送给吴三桂时，他先是生气，连客人告辞都不相送；继之，想起龚鼎孳所叙石崇与绿珠故事的警告，不由为未来而恐惧；然后田弘遇去看陈圆圆，忍痛割爱，愿以圆圆嫁吴三桂。真是“又酸，又妒，又恼，又悔”！及至酒席筵前，既把圆圆送给了吴三桂，在行酒令时，又不免心痛起来，以酒浇愁，大醉之后，还“圆圆，哎哟！圆圆……”叫个不休。这段描写，既细致而又简洁！确是不凡！

我要说的话就这些了，祝贺你的长篇巨制成功！

陈白塵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一日

目 录

陈白尘给作者的一封信 (代序)	(1)
第一章 人间天堂中秋串月 青琐玉楼艳姬思春	(1)
第二章 得佳音圆圆赴约 斗恶徒绿蝶试剑	(21)
第三章 授剑谱奇女发奇吟 害相思恶霸生恶念	(32)
第四章 桃叶河房宛叔被劫 通济桥头文峙发疯	(55)
第五章 光福庵圆圆中狡计 风雨舟绿蝶感义俦	(95)
第六章 夜寒春暖盟山誓海 心碎魂销焚笺断情	(126)
第七章 食蟹肉阁老伤大趾 抗淫威圆圆救小婢	(155)
第八章 掷黄金怒责薄幸郎 宿贼店夜遇意中人	(174)
第九章 恍惚幻梦白日见鬼 呜咽箫声月夜断魂	(193)
第十章 田小姐椎琴抗父命 杨绿蝶寻亲陷虎穴	(211)
第十一章 香山邂逅二美惊蛇 平台召对三桂承恩	(236)

第十二章	思倾危田畹献美姬 恋仙姿英雄誓丹心	(255)
第十三章	吴总戎训子赴边镇 田国戚逼女进皇宫	(275)
第十四章	刘泽清大摆猿猴宴 杨宛叔自焚临清城	(295)
第十五章	吴都督拜月祈升平 胡将军斩使祭英灵	(317)
第十六章	天子剑下娇女殒命 三元祠内烈士殉国	(341)
第十七章	疑妖疑鬼侠女藏踪 是真是假艳妇荐枕	(361)
第十八章	谎报家信韩氏私奔 脱离豪门寇湄赎身	(374)
第十九章	误杀亲兄血溅合欢帐 哭祭香魂泪洒观音庵	(398)
第二十章	红娘子谋救陈圆圆 李自成怒责刘宗敏	(436)
第二十一章	唐总兵代圆圆传信 侯尚书说吴襄归心	(461)
第二十二章	议借清兵杨坤献策 苦谏主帅太乙死节	(491)
第二十三章	聚议讨伐庙谋失算 劝夫归降含悲从征	(515)
第二十四章	乞清师三桂屈膝 骂逆子吴襄丧生	(550)
第二十五章	悲歌一曲风雨凄凄 抚剑三叹情恨绵绵	(581)
后 记		(613)

〔第一章〕

人间天堂中秋串月 青琐玉楼艳姬思春

将近黄昏时刻，姑苏山塘河两岸，碧翠的柳枝似乎有点困乏地低垂着，任凭落日前的烟霭将它染成一片黛黑色；翠柳丛中传来的几声黄鹂鸣叫，从河岸的楼阁内，引出一位红衣高髻的艳姬，立在临水建筑的露台上，悄悄面对着夕阳张望……

这时，一只小船匆匆从河塘那边划过来，在靠近楼阁的岸边停下，由船上走下一个面目憨朴的少年，立在水阁前喊叫：

“黄老爷请陈姑娘府上陪宴！”

楼阁内立时走出一位绿衣女子。

少年望着这女子又喊起来：

“黄府请陈姑娘陪宴！”

“陈姑娘不在家！”绿衣女子说完，转身就往回走。

“哎，蝶姑娘，你得告诉我陈姑娘在哪里呀，我这样回去，怎么向老爷交代？”

这位女子叫绿蝶。她头挽双髻，身穿绿袄儿，面如圆月，眼似澄波，带几分稚气的脸上，没有半点笑意。她半转了身

子，面朝着河塘上的蒙蒙暮烟，冷冷答道：“到哪里去谁可知道？我又没跟着！”

绿蝶说完，匆匆进楼，随手把门“吱”一声关了。

这少年呆呆立在楼下，无可奈何地叹一口气，忧虑地跳上船走了。

楼内，四十多岁的陈妈妈问绿蝶：

“哪里来人叫你姐姐？”

“还是黄府。我顶恨那个黄爷！”

“是黄爷亲自来的？”

“不是。是他的那个小家童，被我顶走了！”

陈妈妈显出戚惶不安的样子：“黄府来叫过好几次了，圆圆都没有去。今日偏你姐姐又不在……”

绿蝶却喜得跳起来，头上的双髻翩翩地抖动着：“不在才好哩！妈，你看，月亮升起来了，姐姐她们该好串月了！”

苏州府城内，紧傍山塘街的山塘河，是一个景色诱人的所在。河塘岸上，楼房水阁鳞次栉比，一座紧挨一座；每处楼房前的河塘岸下，差不多都有船只停泊在那里。这是一种供游览和接送客人用的小船，称作“画船”，又叫“灯舫”，上面多数有雕制精致的围栏，有五彩的流苏，有夜晚使用的明角琉璃灯，还有吃酒饮茶、抚琴唱曲的雅座。

这天是崇祯十五年八月十五日，是中秋夜泛舟赏月的日子。黄昏前，圆圆刚与陈妈、绿蝶吃过欢度中秋的月饼、果子，卞玉京的丫环柔柔就来叫圆圆，说玉京和顾媚要叫圆圆去串月。于是圆圆便同柔柔一起，来到了虎丘下靠近山塘的卞

玉京寓处，然后一起划船来到了行春桥。

这时，行春桥附近早已停满了一大片灯舫。一轮明月已经升了起来，塘河上下，月光和水光叠映在一起，显得幽渺神秘，迷离恍惚，要将天上人间溶在一起似的。在挂满各色彩灯的画船上，有靓妆仕女，有纨绔子弟，或浅斟低唱，或狂饮呼卢。七里山塘，灯火明月，丝竹清歌，真如天堂一般！

卞玉京和顾媚是南京秦淮旧院的手帕姊妹，与寇白门、董小宛等名妓号称“秦淮八艳”。陈圆圆虽在苏州，但她们互有来往，也以姊妹相称。寇白门已被朝中勋臣抚宁侯朱国弼千金赎去做了宠妾，前不久顾媚也被合肥才子龚鼎孳赎去了。白门和顾媚离开旧院以后，卞玉京觉得孤寂，一种身世飘零无依之感，使她更加厌烦秦淮的烦嚣，便从南京带了丫环柔柔来苏州，在虎丘下选了一处幽静的寓房住下。闲时画几笔兰花消遣，有时也到圆圆住的浣花楼来，谈些青楼姊妹的幸命厄运。说着说着，往往各自伤怀，引起无限愁思。顾媚是昨日从南京来到苏州的。因为过几天她就要随龚鼎孳进京去了，所以特意来看看自己的女友玉京和圆圆。她坐船先到了虎丘来看玉京，玉京让她住在这里，商定第二天中秋夜晚，约圆圆一起到行春桥赏月。

“串月”，为当时苏州一带的风俗。每当仲春或中秋之夜，明月当空，湖平水静，月亮映进水里，明灭变化，极是好看。有时星辉、云霭、月光交映在水面上，水中有天，天水混一，氤氲飘渺，更是显得奇瑰壮观。每当这种时候，划船来到桥边，可见月光映射在桥拱下，每拱下水中皆有一月，划船穿行拱中，总有明月相随，因之称为“串月”。

这天晚上来行春桥串月的人很多，众多的游船上，丝竹声，嬉笑声，起伏此起彼伏，恣情作乐，无所底止。被称做“人间天堂”的苏州，此时此地，便是“天堂”中最热闹的所在了。

圆圆、顾媚和玉京乘船来到这里，见人多嘈杂，不愿多停留，便将船穿过桥拱，往前划去，慢慢来到一个靠近荷塘的水面上。这里游船少，塘面显得格外宽阔。顾媚说：“这里好，就在这里玩会儿吧！”

顾媚知道这些日子卞玉京心情不好，有意想趁时乐一乐，好让玉京高兴。她为了使玉京和圆圆都高高兴兴地度过这个即将分别的时刻，她一直打起精神，不住地说笑着。

“听人家那边船上，多热闹！我们平日弹琴唱曲，都是为了给人家听的，今日我特意带来了琵琶，我们自己也唱唱，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哩！玉京，你先唱，我给你弹琵琶。”

玉京怅然道：“有什么好唱的？我早唱厌了！”

顾媚已把琴弦调好，见玉京迟迟不唱，便先把琵琶弹了起来，说道：“你不唱，我唱！”

只听她唱道：

他为我堕落文章，生缠得携手同行不断肠，直这般学成说唱，更则便受恩深处便为乡。则为这情缘千尺藕丝长，误尽禹门三月桃花浪。我若是不正当，枉了他那呆心肠，一向在咱心上……

曲音还没停住，便把玉京和圆圆引得笑了起来。玉京望着顾媚那认真快活的样子，用手指着她道：

“亏你说得出口来！龚相公为把姐姐弄到手，把道德文章都堕落了！是不是这意思？”

“怎么不是！”顾媚显出供认不讳的样子，神气地道：“你们不知道，他好容易把我捞到手，那个亲乎劲儿就不用说了！”

一句话更把玉京和圆圆说得笑个不住：圆圆笑得肚子疼，用两手卡着腰，“哎哟哎哟”地直叫；玉京笑着用手把顾媚的大腿狠狠拧了一把：“没羞没臊的，要叫龚相公知道，不休了你才怪哩！”

“刚刚到手，还没亲够，他可舍不得……”顾媚说着，又弹起琵琶要唱下去，玉京一把将琵琶从顾媚怀里夺过来：

“你唱不出好听的，还是让圆妹子唱吧！”

圆圆刚笑得缓过气来，摇着头道：“不，不，玉京姐姐的琵琶是弹得最好的，整个南京谁不知道？你快弹个曲子听吧！”

她们三个人，圆圆年龄最小，十七岁；玉京比圆圆大一岁，顾媚与玉京同岁但生日大些，所以圆圆称玉京和顾媚都叫姐姐。这时经过顾媚一唱一闹，把沉闷气氛打破了。玉京怀抱琵琶，眼望明月，被圆圆这么一说，也忽然来了兴致。她望着夜空那溶溶月色，一边沉思，一边把手指按在琵琶弦上，不觉弹了起来。这琵琶声一响，使人忽觉泠泠然如清风临水，又如珠玉旋落盘中，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正弹着，忽听她歌喉轻启，竟也自弹自唱了起来：

几度屏山展，残眉黛深浅。为甚衾儿里不住柔肠转？憔悴非关爱月眠迟倦，可为惜花，朝起庭院……

这琴音和歌音在水面上漾漾飘荡，天上的星星月亮显得低了、近了，周围的声息消遁了；好象一切都被乐声吸引。

向这边聚拢来了。琵琶声停了，余音仿佛还浮在水面上袅袅不散……

圆圆惊喜道：“《牡丹亭》上的这曲《月儿高》，真被玉京姐姐唱绝了！”

顾媚道：“卞妹妹有这一手超绝的琴艺，不愁将来没有求到门上的！”

卞玉京仍然怀抱琵琶，眼望着月空，好象还沉浸在刚才那琴音的境界里。她听了顾媚的话，凄然叹道：

“我没有生着当官太太的命，也许就得与这琵琶相伴一辈子了……”

圆圆见顾媚的话又使玉京感伤起来，忙说道：“姐姐你放心，到时候我与你在一起作伴。”

玉京道：“罢了！妹妹已是冒公子的人了，还瞒着我哩！今年春天，冒公子为你梳枕，还没有喝你的喜酒呢！”

圆圆暗中觉得脸上有点发热。提起冒襄，她心里便有些微动得微微发跳。春天冒襄在浣花楼为她梳枕时，顾媚她们虽然都不在苏州，但她们不久就知道了这件事，两个月前都来到浣花楼为圆圆庆贺，着实热闹了一番。独有玉京因当时在南京病了，没有来。现在玉京提起此事，圆圆心里又喜又愁，吞吞吐吐地说：

“还不知道怎么样呢，他从那一走便没有回来……”

“我说两位妹妹，都不用愁，就凭着这才情艺貌，天下能有几个？我敢担保，妹妹将来的男人，哪个也会比俺那个强！”顾媚说着，把琵琶从玉京怀里拿过来，硬塞给圆圆：

“妹妹总得唱一个，过两天分别了，想听也听不到了……”

顾媚这样说着，心里也有点感伤起来，声音渐渐低了。

圆圆道：“我实在没有心绪唱。我只想着姐姐这回走了，什么时候再到苏州来？”

“说回来其实也不难，只是到那时候，怕是你们也都走了！再见面就难了……”

玉京道：“上哪走！只怕你随龚相公一去，就把俺都忘了……”

“哎呀呀，玉京这张嘴可真会冤枉人！你要是这样想，我就干脆不离开南京了。”

玉京忙道：“千万别这样！要叫龚相公知道，他要找上来，我们可担不起！”

“他敢，到时候我要他什么都听我的！”顾媚这样说，见玉京仍然没有笑意，只顾在那里呆呆地想什么。顾媚道：“玉京，我问你句正经话，你和吴公子的事儿，到底怎么样了？”

玉京听顾媚问她与吴梅村的事，心里更加伤感起来。玉京在秦淮与吴梅村相识已经很久了，她崇慕吴梅村的人表才华，吴梅村对她也爱怜备至。但当玉京向他提起自己的终身大事时，梅村总是含含糊糊，躲躲闪闪。这使玉京心里很不痛快，至今不即不离。玉京这次来苏州，有意不让梅村知道，把他躲开，想冷落他一下。玉京心里有数儿，这种事情别人再关心、再着急也是没用的。这件不顺心的事，她只想埋在心里，不愿在姊妹们面前提起来。此时她显得毫不在意地说：

“人心长在肚子里，谁能看得清楚！我才不强求哩！等老了，倒不如当尼姑去，落得个清静。”

圆圆见玉京又伤感起来，忙取过琵琶，递给玉京道：“我刚学过孟称舜的《娇红记》，姐姐给我弹着，我来唱一

出！”

玉京多日没听圆圆唱了。自从今年春天与冒襄相遇以后，圆圆便不再接近客人，官府叫去侑酒陪宴，她也总是尽量想法避开。玉京来到苏州这些日子，她多数时间在玉京家里，或下棋，或绘画，有时兴致到来，便唱和几句诗词，总是不愿再弄这琴曲的玩艺儿。这时圆圆说出要唱《娇红记》，玉京和顾媚都愿听听她的新腔，玉京马上弹起了琵琶。圆圆听着琵琶声响起，随即抑扬顿挫地唱了起来：

婚姻儿怎自由，好事常差谬。多少佳人，错配了鸳鸯偶。夫妻命里排，强难求。有几个美满恩情永到头，有几个鸾凤搭上鸾凤配，有几个紫燕黄鹂误唤俦。相邂逅，人生福慧总双修。问天公，一霎风流，怕无分也难消受……

正唱到兴浓处，忽然一只小船从那边飞快地直划到近前来，一个女子的声音惊喊道：

“姐姐，别唱了，快回家吧！家里被闹翻了！”

她们回过头一看，是圆圆的丫环绿蝶，气喘吁吁地站在驶过来的船头上喊叫。圆圆吃惊地问道：

“什么事？”

“黄府叫你去陪宴，我说你不在家，他们不信，派了五、六个粗壮家丁，到家里去闹，把妈妈都气得昏过去了……”

圆圆一听，立时惊得心慌神乱。圆圆要回家去，玉京和顾媚劝她先避一避，圆圆却坚持一定要回家看看。她一面向绿蝶开来的小船上跳去，一面说道：“两位姐姐且在这里，我先走了。”

顾媚和玉京要陪她一起回家，圆圆道：“你们千万别

去！要叫这些官府家知道了姐姐在这里，不但你们难得清静，我也没有个躲避的地方了！”

玉京一听有理，便再三叮咛嘱咐了圆圆几句，一直望着绿蝶匆匆划着小船走远了，她和顾媚才迎着倾斜的圆月，默默坐在船上，忧心忡忡地返回了虎丘。

圆圆和绿蝶回到家，一进门就听见屋里有呻吟声，进屋一看，见陈妈妈卧在炕上，一面低声叫着圆圆的名字，一面呻吟着：“快回来吧，回来吧……”

圆圆赶忙走到陈妈身边：“妈妈，我回来了！”

陈妈妈睁眼一看，见圆圆和绿蝶都站在跟前，这才停止了呻吟，一下子从炕上爬起来：“可吓死我了，他们来的人说，你若是不去黄府陪宴，黄爷就要来封门拆屋！圆圆，这可怎么办呀！”

圆圆双眉紧蹙，看着陈妈妈那吓得变了样的脸色和那乞求的神态，心里又悲伤又气恼。

圆圆对陈妈是同情和尊重的。陈妈虽然只是她的假母，却一直视作亲母一般。她没有忘记，自己十三岁那年，五十岁的父亲，到南京参加他一生中第六次的乡试，结果最后还是名落孙山。父亲懊丧成疾，病死在回家的路上。从此后，母亲同自己和五岁的妹妹，孤寡无依，过着饥寒贫困和受人欺凌的日子。这年恰遇大旱和疫病流行，全家衣食无着，母亲只好带着她和妹妹，离开常州府老家，乞讨来到苏州。不幸母亲和妹妹，突然同时染上了瘟疫，三天后便死在苏州山塘河岸上。十三岁的圆圆，抚在母亲身上哭得死去活来，河岸上—家陈姓乐户的—中年女人，见圆圆哭得可怜，便把她领